

一个老编辑的“读过”

——读李师东的《读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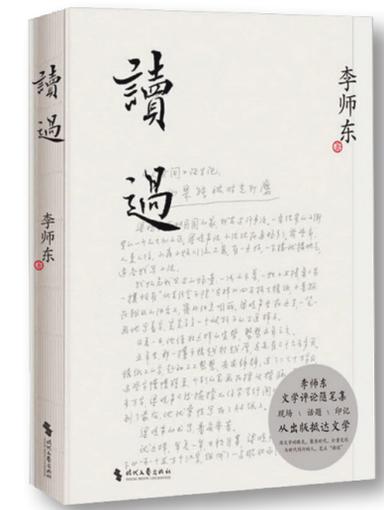
□潘凯雄

师东在辞别职场之后推出了自己的第一本新作《读过》，这个书名我喜欢，内容也爱读，遂自告奋勇地要为之写则书评。以“一个老编辑的‘读过’”为这则小书评之标题，也确是发自心声。开始本想用“一个‘老出版人’”相称，斟酌一番感觉还是用“老编辑”更为妥帖。现在毕竟不是所有有“出版人”之谓者都会“读过”。

师东虽为本人嫡系师弟，确也只是晚我一年入职。1984年离开校门伊始便进入中国青年出版社做编辑，在该社的古典文学编辑室干了一年，便转岗到所属之《青年文学》编辑部任编辑而至主编而至社长，从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副总编辑到总经理。据我所知，除去刚入职时对从事古典文学编辑师东稍有犹疑外，此后就再也没有动摇过。一个人一辈子干一件好事并不难，但一辈子干好一件事则不易。像师东这样一干就是40年，不易，称其为“老编辑”，当然恰如其分；荣获新近出炉的第十四届韬奋出版奖，绝对实至名归。

我相信，对一位中文系出身的学子而言，“读过”是一定的，无非读多读少、粗读还是细读而已。但一个老编辑的“读过”则一定不同于一般的“读过”。这既是我读师东这本《读过》后最深切的体会，也是我自己这个亦可忝列老编辑之列的亲身体会。

《读过》除去“附录”，凡收文36则，分成三辑。其中第一辑“现场”，19则文字涉及11位作家的11部作品，关于梁晓声的《人世间》有6则，刘醒龙的《凤凰琴》有4则，除极少数作家作品外，其余的不是首发于《青年文学》就是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过书，这些当属典型之编辑的“读过”。《读过》开篇即从现已驰名遐迩的《人世间》说起，关于“年代写作”之描述，关于“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在悲欢离合中抒写情怀和热望”之评说，关于“一部50年中国百姓生活史”之概括，关于作品名从《其乐区的儿女们》到《人世间的变化》以及对作品某些局部的反复斟酌推敲，等等，这些皆属典型的编辑“读过”，虽多为细微之处，却能为一般读者阅读与理解这部厚重之作提供某种引导或至少是可供参考的一个视角。又比如邓一光长达70余万字的长篇小说《人，或所有的士兵》是我很喜欢并予以高度好评的一部作品，它成书前显然经过师东这个编辑“读过”，于是就有了《读过》中致邓一光的《一封信》，有了“一部不讨巧的作品，一部极有难度的作品，一部写出了人物的作品，一部不好轻易评价的作品”这样四句评价。从中不难看出师东对这部作品的纠结，本编对此也完全理解。作品最终虽由四川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但我想邓一光在最终成稿时一定会充分考虑师东的意见。凡此种种当属我所言之“老编辑读过”，这样的“读过”当然不同于一般的阅读鉴赏，作为一种职业行为，不仅要细读，而且还要带着是非判断、优劣判断之类的选择标准来读，既有别于一般读者的阅读，也不是一般



李师东

也还勤奋的“老鸭子”。

《读过》第三辑中的三分之二围绕着师东自己供职的“东家”中国青年出版社历史上的几个“高光时刻”落笔。中青社隶属于团中央，但实际上也差不多近乎一家社科类的综合出版社，特别是在当代文学的贡献上一度尤其抢眼。新中国历史上“十七年文学”红色经典中那著名的“三红一创”便都是由中青社率先推出，新时期开启后那一时洛阳纸贵的《第二次握手》乃是出自中青社之慧眼与胆识。作为中青人的师东，回述这样的光辉历程，实际上也是对自己企业文化与企业优良传统的一种张扬与传承，这同样属于老编辑独特的一种“读过”。

在《读过》中，作为老编辑的师东还有一些堪称“金句”的说法，诸如“作品生在作者，养在编辑”“编图书是谈恋爱，编刊物是过日子”“发现才华，成就才华，是文学编辑的职责要求，也是编辑工作的价值所在”“出版的价值在于对社会行善，为文化积德”……虽都是一些文学的形象语言，但说的则都是一位老编辑几十年编辑生涯的深切感悟。也正是这几十年的编辑生涯才会有对自己作品以“读过”这般耐人寻味的二字来命名，既是和读者交流自己读过作品的感悟，也是在述说自己几十年的编辑生涯是如何读过的。这的确不是一般的“读过”，读出了作品的妙谛，读出了作家的甘苦；读出了编辑的职责，读出了职业的神圣；读出了时代的风云，读出了社会的思潮；读出了文脉的传承，读出了文化的创造……姑且不论阅读是否有新旧之分，《读过》都值得读者读，特别是那些依然在编辑岗位、无论是传统出版还是新兴出版、无论是被称作“出版人”还是自诩为“新阅读”的人士读。

这就是《读过》的价值，也是我喜欢《读过》的理由。

容本镇是当代文坛创作的多面手，在小说、散文、文学评论等方面的创作均有建树。2023年3月容本镇再次为读者献上散文集《回首已非少年》，被列为“广西当代作家丛书（第五辑）”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这部散文集是作家在人生壮年时期回望关于文学与自己的过往人生体验的作品，体现出独特的时空诗学意味和深沉的生命意识。

《回首已非少年》全书共分为“南流江记忆”“相思湖情结”“葛麻岭足迹”三辑。这样的辑名划分，可以看出作家深深的时间意识和地理情结。正如作家在散文集的后记中所写：“一条江，一个湖，一座岭，是我生命停留过的最重要的三个地方。”可以说，南流江、相思湖、葛麻岭连贯起作家的精神谱系，经由少年的故乡记忆到青年时代求学工作的相思湖岁月，再到中年时期葛麻岭的工作足迹，这一江一湖一岭已经不再是平常意义上的地理概念，而是融于作家的个体生命和文学想象中的精神意象，是作家经由心灵浸润和文化积淀后的产物，因而是一种融合作家内在思想与外在事物属性于一体的意象，包含一种深沉的生命意义。阅读这部散文集，仿佛看到一位沿着时间的长河溯流而上的旅人，用饱含深情的笔触将远去的人和事重新点亮。

容本镇是一位有着深深的地理情结的作家和学者，不论是在散文创作还是在学术研究中都注重挖掘和表现地域文化、地方色彩。这种念兹在兹、缠绵绕骨的地理情结，对一个作家来说几乎是终生不解、不可超越的。这部散文集的独特之处在于，作家不仅关注地理空间的文化内涵，还在时间演进和空间地理的交融中，建构出深沉的生命意识。容本镇在个人情感的抒写中，包蕴着强烈的故乡情怀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往事历历，回首已非少年。”这是中国传统哲学美学中时间意识的呈现。时间的不可逆转性是中华民族伤春悲秋情感的重要来源，促成无数作家或悲悯、或旷达、或感伤的时间感知意识的生成。容本镇以他独特的方式，思考着时间、地理与生命之间的哲学关联，表达出旷达与深沉的人生况味。

地理紧密连接着民族、家族以及个人求学工作的空间迁徙，一个人在不同地理空间迁移的精神体验，就是一种地理情结，而将之付诸笔端，便形成了文学地理情结。对于故乡、亲人的书写是文学经久不衰的主题，每个人从呱呱落地时就拥有属于自己的成长地域、发展地域和定居之地。可以说，地理空间与一个人自始至终的成长和发展都有具体的联系，尤其是成长地域会深刻作用于人的心灵。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对于个体来说，地理空间的迁移已是常事，越是走出故乡的人，越是对回不去的故乡念念不忘。南流江既是容本镇地理意义上的故乡，也是精神层面的故乡。他说：“这是我温暖的人生来处，是我生命丰润的根脉所在。”（《掀起你的盖头来》）这样温情的笔调，说出了无数久居他乡的游子的心声。“有家，有粮，定然有袅袅炊烟；有草，有花穗，定然有阳光和雨露……”（《天湖边上的炊烟》）这是一幅纯美的故乡生活图景，南流江边这个叫早田山的小山村，就是作家生命的来处。一部好的作品，是能够让读者产生共情的作品。容本镇的南流江记忆，映照看广大读者内心的故乡情结，令人久久难忘。

从《母爱》《灯光》《醉叔》等文章可以看出作者对南流江记忆中的人世相的观察和品评，这是一种充满智慧和趣味的生活感悟。《母爱》通过妈妈省下自己买布的钱给小添添买书的故事，写出母爱的无私与伟大；《灯光》通过“我”在灯光中读书的故事，写出爷爷对“我”的疼爱；《醉叔》写了醉叔由贫困到致富的经过，却因嗜酒如命而早亡。除此之外，还有《合浦妹仔》《老师傅》等文章，无不是对平凡生活中平凡的人和事的记录，这是作者记忆中的南流江往事，作者以一种微观视角呈现了南流江的生活图景，这一切都是镌刻在作者心灵深处永不褪色的画面。穿过岁月的烟云，南流江记忆的回响仍在继续。

这部散文集中作者对往昔岁月的回首，是附着在地理景观的描述中的。他写烈士墓前的凭吊追思，是从武利江畔的小镇和林木苍翠、芳草萋萋、景色秀丽的小山丘开始的；写在广西民族大学求学、创作和工作的生涯，是从相思湖边的鸟语花香和葱茏的红豆树开始的；写在广西教育学院的工作和研究经历，是从葛麻岭的苍翠树木和高山古榕开始的。对地理空间的感知、体验和认同始终伴随着容本镇的创作之路，细心品读他不同时期的散文作品，其中展现出来的是自然、时间与生命的碰撞。这些文字时而安逸沉稳，时而感慨激昂，在多维空间的书写中给人一种坚执的力量。

在每一段地理空间的驻足停留，容本镇都用拳拳赤子心在这段地理景观刻下凝固的记忆。《守护绿色》一文，作者写了在相思湖畔的广西民族大学工作时悉心守护校园的绿色，引进菩提树、银杏、碧桃、火焰木等植物品种，“把心中绿色的梦想变成绿色的现实”。在《葛麻岭与陶园》一文中，写了作者在葛麻岭的广西教育学院工作时，将校园的陶园建成一个融生态园林、文化景观于一体的小型主题公园。作为高校的管理者，容本镇是用自己的文化之心、审美之境来建设校园的，为莘莘学子打造了一个书香四溢、墨韵流转的生态美境，真可谓是一部“写在纸上的作品”。这是作者对特定文化环境的独特文化感受，也将自己的文化感知和人文情怀用于校园治理中，通过校园绿色景观的建造，展示出一位作家令人惊诧的另一面。

读这部散文集，我们看到作者并没有完全沉溺于个性化的空间书写，而是以一个知识分子的担当和操守，关注一个时代的文化前行之路。从《激荡在八桂大地上的爱国主义精神》《北部湾海洋文化漫谈》《七年，与桂学结伴同行》《这里，开放发展气息浓》等文章，我们看到作者对八桂大地这片热土上的热爱，对彰显桂学精神和谱写时代篇章的责任担当。容本镇用深情的笔质诉说着办学治校和文化建设的大情怀，他始终以传承中华文化根脉为宗旨，以促进八桂文化建设为旨归，书写新时代的文化篇章。当我们凝视容本镇以朴实的文字和真挚的情感构建的散文空间时，我们看到从字里行间喷射而出的生命力量，那是一种豁达的人生境界和敢于担当的开阔胸怀。容本镇的散文创作从不限于抒发个人情感，在他的作品中更多体现了多种情愫和文化意识交织的艺术境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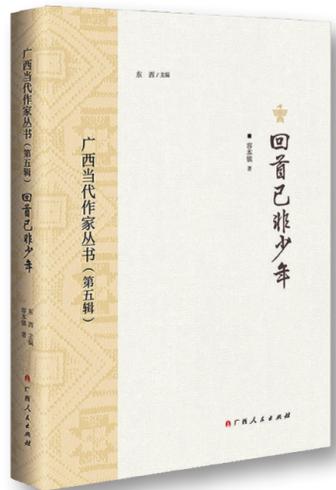
散文这一文体，写之容易，写好却难，作家在题材选择上往往会向两个维度开掘，或者是向自己内心开掘，或者是向外部世界开掘。而容本镇的散文却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既写平凡生活中富有情韵的人和事，也写时代变迁和文化发展，更写自己所走过的文学心路。容本镇散文的文字风格是简约而明快的，有时代正气，有真情实感，他将来自生活和工作的素材融于思想和感情中，再用朴实自然的语言表达出来，展现出生命本真的状态。从南流江、相思湖到葛麻岭，意味着作家的人生轨迹的延伸，每当换了一片风景、换了一方天地时，他都能用一种新的心怀去感受新的天地和新的事物，于是也便形成了作家浓厚的文学地理情结。

容本镇到过很多地方，也看到过很多河流，每一条河流都对他的心灵产生了深深的震撼。对于河流的认同，其实是一种文化的认同，河流湖泊不仅仅是一个地理坐标，更是寄寓着作家文化心理的精神坐标。容本镇从南流江走来，走到相思湖，走到葛麻岭，在清江碧湖绕绕岭岭的地理空间迁移中，也建构出了他作为、评论家、大学教授、高校领导等多重身份，不论何样的身份叠加，他都始终脚踏厚土仰望高天，一颗不负韶华的赤子之心执着于文学理想的追求。在文学漫漫长路上长期坚守与跋涉，容本镇无怨无悔，孜孜不倦。“文学，让人的内心世界丰富充盈”，他用心灵深切地体悟着生命的意义，用文学照亮过往的岁月，《回首已非少年》为读者营造了一个丰盈的生命诗学景观，使读者聆听到了他在生活和工作中所奏响的铿锵韵致和感人旋律。

沿着时间的长河溯流而上

——评容本镇散文集《回首已非少年》

□张淑云



七载呕血著 半部西南史

——《中国西南陆海走廊》阅读印记

□水 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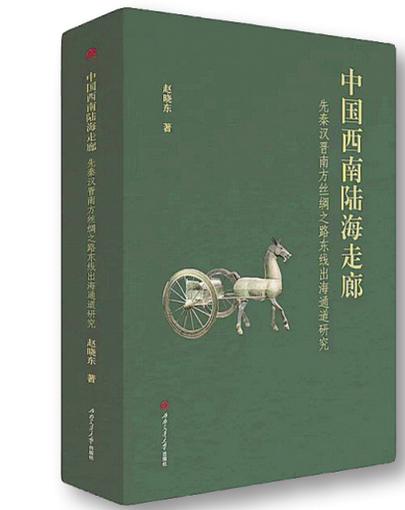
东汉刘熙著《释名》曰：“道，蹈也；路，露也，人所践踏而露也。”

早在50万年至170万年前，先后生存于中华大地上的元谋人、蓝田人和北京人等，在狩猎、搬运、迁徙过程中，就有意识去开辟道路，是最早的交通建设行为。纵观整个人类发展史，交通建设往往与经济、政治、军事等紧密相连，同时，交通建设也带动了各地区、各民族物质、文化、文明的融汇与交流、繁荣与进步。

尧舜时期，道路曾被称作“康衢”。西周时期，人们把可通行三辆马车的地方称作“路”，可通行两辆马车的地方称作“道”，可通行一辆马车的地方称作“途”。而牛车所行称之“辇”，仅能走牛、马的乡间小道是为“径”。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车同轨”，兴路政，最宽敞的道路称为“驰道”，即天子驰车之“道”。清朝末年，我国建成第一条可通行汽车的路，被称作“汽车路”，又称“公路”，其名一直沿用至今。

在古代，建成最早、影响最广、历史最为悠久的路，莫过于丝绸之路。而最为人们所熟知的丝绸之路，起源于西汉。是时，汉武帝刘彻派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以首都长安（今西安）为起点，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连接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西汉时期的丝绸之路起点位于西安，东汉时期的丝绸之路起点则位于洛阳。丝绸之路最初的作用是运输中国古代出产的丝绸。1877年，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在其著作《中国》一书中，把“从公元前114年至公元127年间，中国与中亚、中国与印度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这条西域交通道路”命名为“丝绸之路”，而后这一名词很快被学术界和大众所接受，并正式运用。

上述丝绸之路又称“陆上丝绸之路”，与之相对应的“海上丝绸之路”，于世人而言则相对陌生。“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外国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该路主要以南海为中心，所以又称南海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于秦汉，发展于三国至隋，繁荣于唐、宋、元、明时期，是已知的最为古老的海上航线。2019年8月15日，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的《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作为深化陆海双向开放、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重要举措，对“海上丝绸之路”进行了全新升级和雄阔擘画。



类遗迹、古民族生活迁徙、古方国迭变、古城邑布局、古文物分析、古水陆道功用、古军事利用，以及小语种语言分布、古文化子遗等方面进行了详细梳理和实地印证，再证诸各类文献，翔实推论经泸州、安顺、泸西、剥隘、百色等节点，进入番禺（今广州）、合浦、日南（今越南中部）等南海海域，不仅先秦秦汉晋时期有网络状道路勾连其间，而且指出学术上应该定义为南方丝绸之路东线，同时也是彼时中国西南的出海通道；而之前论证成立的经宜宾、昭通等节点到达缅甸的道路，应该改定名为中线。这一全新理念的提出，也为南方丝绸之路的研究开发提出了颇有裨益的新的思路 and 启示。

以为以鉴得失，以史为鉴知兴替。赵晓东不仅以深入细致的考察、翔实权威的资料、科学严谨的推论，娓娓道出西南陆海走廊通道的具体走向、沱江一赤水河是巴蜀南向主通道之一、右江及其上游地域是云贵南向岭北向的主通道。巴蜀—南海经云贵中转先秦即有文化沿走廊互动、夜郎和滇等西南夷主要方国控制通道、秦汉郡县设置沿走廊形成控制堡垒、民族迁徙和华夏化融合左右走廊全线贯通等，还以史学之明、哲学之思、文学之美给人以浸润滋养、浇灌提升。

山积而高，泽积而长。《走廊》除了从历史方位梳理归纳了中国西南地区与海上丝绸之路的源远流长，还深入探讨了陆海互联互通的战略意义和可能带来的政治经济效益。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这场变局不限于一时一事、一国一域，而是深刻而宏阔的时代之变。《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的发布实施，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积极推动构建，都为《走廊》的作用发挥提供了更加宽广的舞台。相信该书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历史机遇期，为相关行业、相关领域、相关部门提供更加翔实的信息支援、更加完备的学术支撑和更加权威的实践支持。

《走廊》作为一部不可多得的先秦秦汉晋南方丝绸之路东线出海通道研究著作，作为西南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民俗、语言等历经千辛找回的厚重历史记忆，也应该被珍视珍藏，并将它交给我们的后代，交给我们的未来，交给我们共生共荣的美好世界。

“天下智谋之士所见略同耳。”深谙南海丝绸之路之重要性的四川省泸州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赵晓东，早在数年前就将目光放在了南海丝绸之路之上。历经七年呕心沥血，最终著成《中国西南陆海走廊：先秦秦汉晋南方丝绸之路东线出海通道研究》（以下简称《走廊》）。86万余文字、近400幅图片、10余幅各类地图……《走廊》视野之宏阔、历史之厚重、史料之翔实、门类之广泛、笔触之细腻、制书之严谨，远非这三组简短数据所能涵盖概括，说“七载呕血著，半部西南史”实不为过。

为深入研究南方丝绸之路东线，赵晓东先后20余次往返川滇黔渝桂等省区市实地考察，足迹遍布“走廊”沿线上百座城市，通过系统分析研判，以大量人物考证证实，先秦至汉晋巴蜀通过黔西滇东，直到两广和越南中北部，存在一条人际流、物际流、文化流、信息流交通大动脉，其既自北向南贯通，亦自南向北发散。其中主要链节点，则位于长江、沱江、赤水河交汇的泸州地域。

《走廊》以十一章主体与结语为骨架把西南古人